

35

剑

气

红

下

颜

萧逸作品集



34

剑

气

上

红

颜

萧逸作品集



◎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北京联大

00078514

35

剑

气

下

红

颜

萧逸作品集

◎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北京联大 00078515

(京)新登字 191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: 图字 01-96-1119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剑气红颜/ (美) 萧逸著—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1997. 8
(萧逸作品集)

ISBN 7-5057-1361-2

I. 剑… II. 萧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12243 号

责任编辑: 韦尔立 沈庆均

书名	萧逸作品集·剑气红颜
作者	◎萧逸 著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印刷三厂
规格	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6.5 印张 615 千字
版次	1997 年 10 月第 1 版
印次	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	1—10000 册
书号	ISBN 7-5057-1361-2/ I·378
定价	39.80 元 (全二册)

第一部

桃花劫

游龙雌伏 牝鸟雄飞

小红鸟又翩翩地飞临了，它总是在这个同样的时候，来向这一对姐妹问安的。

在它清脆的一串鸣声里，似乎是在说着：“起来了，小姐们，天可不早啦！”

然后它总是要等到小楼的东角，那扇翠绿色的竹帘子卷起来，露出了她姐妹中的一人，用略带厌烦的口音说：“知道啦！”

到此，它的任务才算完成，然后才翩跹着，让红色的阳光，炫耀着它红色的羽毛，飘飘然如一片红叶似的，投向后岭浓林深处。

然后，就有像百灵鸟似的动人歌声，由这座小楼内传出来，那是她们起床了。

请看，竹帘子卷起来，那穿着绿色睡袄的大妞儿，正在伸着懒腰。

“讨厌的小红毛，每天都叫，叫，叫——”她用手拢了一下微微披散的头发，显得不大带劲儿，嫣红的两腮，就像迎风打抖的两朵桃花，而惺忪的睡眼，却像是闪烁在云雾天的两粒

晨星。

“姐姐！”她曼声呼着，“今儿个该你打水了，昨天是我打的。”

“才不呢！”姐姐推开门进来，她稍稍的比妹妹高一点，可是面貌乍看起来，竟酷似一人，一身轻便的短装，展露着她丰腴的胴体，在她雪白的小腿足踝处，配戴着一双碧光闪闪的翠环儿，是那么的高洁而不染纤尘，而她姐妹这种特殊的装着，确是和当时一般少女有异的。

你只看，她们那不拘形式的发式，和用白色细草所编织的软鞋，当可知她们是久离人群而身世诡异了。

“怎么不呢？”妹妹叉着腰，说，“昨天你不是去妈那边做衣服，你忘了呀？”

姐姐不禁破唇一笑，露出白细的一口玉齿，脸色微红道：“算你有理，我去就我去，这也没有什么嘛！”

妹妹笑了一声：“你想赖皮可不行，本来是没有什么了不起嘛！”

姐妹斗口本是常情，尤其是在这对孪生姐妹来说，更是家常便饭，她们的芳名是花心怡、花心蕊，心怡较心蕊早生一个时辰，因而居长；二女因年貌相若，初看不易分辨，可是如果你仔细地观察一下，你会觉得心怡较心蕊略高，而最怪的是，二女眉心各有一粒红痣，心怡在左，心蕊在右，这两粒眉珠，更为她姐妹带来了无限妩媚，无怪乎她们的母亲一代侠女紫蝶仙花蕾，视她们为掌中禁珠，从不容世俗江湖，轻越雷池一步了。

一切都是谜——对她们姐妹来说。

她们真纯幼稚得可怜，虽然二十年来，她们读了几乎满满一房子的书。琴、棋、书、画无所不精，并且学成了一身诡异超凡的武林绝技，可是对于某些事情，她们却是那么的陌生，她们唯一的知识，说得切实一点，仅仅限于书上所记载的一切，离

开书本的事情，她们完全不知。

说穿了不奇怪，因为二十年来，她们姐妹的足迹，只限于这方圆五十里内的深山巨岭，除了母亲以外，“人”这个空虚的名词，对她们实在很茫然，很费解！

心怡提着一双大桶，轻巧地穿行着山道，直向后岭山泉行去。

迎面的晨风，扑吻着她的脸，她感觉到和往日一样的清新愉快，虽然打水这件事，在她来说，是感到很讨厌的，可是习惯上使她心甘情愿。

在瀑布左面的巨石上，她姐妹架有一个专供打水的轱辘，下临涧水少说有二十丈之深，每天她们要如此地汲取满满的六大桶清水，寒、暑、风、雨无间，说起来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哩！

一声清楚的马嘶之声，由岭前乱林中传出，一匹四蹄如雪的骏马陡然窜出，骏马之上，微微哈着腰，低着头，坐着一个长身俊秀的青衣少年。

他微微朝着心怡掠了一眼，那匹乌云盖雪的骏马，已把他飞快地载进山内去了，留下的是剑鞘磕碰在马鞍上的铮铮之声。

花心怡惊异得目瞪口呆，由不住手上的桶也掉了，“啊……人！”她喘息道：“男人！他一定是一个男人！多奇怪啊！他的样子，他的衣服和他的马，天呀！”

她想到：“这一切不正是像书上所画的一样么？”

忽然她蛾眉一挑，纤腰微扭，纵身如箭，起落之间已扑抵林前，可是太晚了，那人和他的马，就像一瞥惊鸿似的早已消失了。

“哦……”她怔怔地捏着手说，“我怎么能任这个野男人擅入此山呢？如果妈知道了……”

想到此，她不禁打了一个冷战，由不住从眉心里沁出了汗来。

真可怕，想不到，二十年来第一次见陌生人，而对方又是母亲口中所描叙比洪水猛兽还可恶可怕的男人！

想到此，她真有些麻木了，这人胆子太大了，他莫非没有看见母亲所立的戒碑么？

木立了一会，她又重新回过身来，慢慢拿起了桶，直向泉涧行去。

这是一件隐秘，也许是一种巧合，不过，花心怡却把它紧紧地锁在内心，在她以为，这是一件羞于启齿的事情，是不便告诉人的，甚至于妹妹心蕊。

傍晚，这片树林子里，开始飘落着霏霏的细雨，包括这所为翠竹所搭建的小楼，都为雨水沐浴得绿亮亮的，甚是可爱。

心蕊在窗前曼声地高歌着，她姐姐却怔怔地托着腮，坐在书桌前想着心思，想着今晨那划生命的一件奇事儿——一个男人！

忽然，心蕊尖叫道：“姐姐快来，快来看！啊……一个人。”

心怡不由玉手一按桌沿，已闪至窗前，急促问道：“哪里？”

心蕊闪烁着眸子，用手指着窗外兴奋地道：“那不是吗？是一个男人……姐姐！”她低低地跳了一下。

在烟雨迷漫里，一个俊朗的长身少年，正自踽踽地在雨地里行着，雨水已把他身上那袭青布的长衣湿透了，可是他仍然不停地在林前来回踟蹰地行着。

花心怡不由轻轻地“哦”了一声，她觉得脸上一热，很快地退离窗前，微愠道：“把帘子放下来，不许看。”

心蕊退后了一步，喃喃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她的脸也有些红了。

“这是一个男人，妈妈曾说过的话，你莫非忘了么？”

“可是，这个人，他怎么会来到这里呢？”

心怡摇了摇头，面色镇定地道：“我们不要理他，只要他不侵犯我们。”

花心蕊慢慢松下帘子，可是她却发现那个雨中的少年，正自痴痴地向自己怅望着，他那亮若晨星的一双眸子，虽只是隔林远眺，却令心蕊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之力，她由不住也呆呆地立住了。

花心怡叹息了一声，把妹妹拉至一边，轻声嗔道：“小蕊，你怎么啦？丢不丢人？”

“姐姐！”心蕊用力把姐姐一推，娇红着脸，走到了一边，然后，翻了一下眸子说，“他一直往这边看呢！怎么办……姐姐？”

心怡往窗口瞟了一眼，轻叹口气，说道：“这人真是……干嘛站在那边淋雨？他是……”

“姐姐！”心蕊又假过窗前，透着帘子，她仍能看见他，然后小声说道，“你看，他的衣服多奇怪，他长得真高啊！”

“他可能是来找我们的。”心怡害怕地说，她的心跳得很厉害。

“那怎么办呢？”心蕊扬着眉毛问，可是眼角再次地又向窗外瞟了一眼。

“啊！他……他走了。”

她用劲地把帘子拉起来。

果然烟雨迷离中，已失去那少年俊朗的影子。

心怡慢慢地凑近窗前，她冷冷地说：“他如果再敢来此，我们就要给他一个厉害！”

她狠心说了这句话，其实内心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她并且认为这个男人是再也不会来了。

忽然，前院传来一阵轻微的门铃声，二人立刻一愣，心蕊

一跳而起，却为心怡一把拉住了，她讷讷地说道：“带上你的剑。”

花心蕊茫然地点点头，她们分别自墙上摘下了剑，心蕊问：“姐姐！我们要杀死他？”

心怡看了她一眼，冷然道：“你莫非忘了妈的话，男人是世上最坏的东西。”

她说着玉腕振处，已把长剑掣了出来，娇躯轻点，已向前院纵去，花心蕊也自鞘中抽出了剑，紧紧跟上，这时大门上的小铃铛，仍在轻微地颤抖着，铃声叮叮，显示出门外人是如何的犹豫心虚！

心蕊单手握紧着门栓，猛地把门拉开，她姐妹一并闪身而出，果然面前昂然立着那个雨中的少年，雨水正由他脸上像小蛇似的淌着，他那浓黑的长眉，挺亮的一双眸子，啊！男人！

她姐妹望着他，望着这个陌生的人，一时都愣住了，少年红着脸，深深地打了一躬，朗声道：“在下万斯同，因奉师命，来此附近访一前辈，不觉迷途谷中，不知二位姑娘，可肯指引迷津否？”

他说着后退了一步，昂身而立，一面用左手摸了一下脸上的雨水，很尴尬地笑了笑，脸色很红。

心怡蛾眉微微一挑，冷笑道：“你说谎！”

万斯同吃了一惊，讷讷道：“姑娘为何如此说呢？在下从不说谎。”

花心怡看了妹妹一眼，抢了一下手中剑，说：“今天早晨，我就看见了他……小蕊！”她瞟着心蕊冷笑道：“我们拿下他。”

万斯同急得双手连摇，大叫道：“姑娘，不可造次，听我一说就明白了……我……”

才言到此，心怡冷森森的剑锋，已逼近他喉下，吓得他急向左面一闪，可是心蕊这时候也自左面挺身而出，掌中剑“野

蝉渡枝”，如梭似的直向他右胯刺来，万斯同这才知道厉害，当时低叱了一声，“姑娘，你们太不讲理了……我……”

剑势既展，岂有中途而止之理，花心怡一咬玉齿，向前猛进一步，掌中剑如同一泓秋水似的，直向少年全身卷去。

她同时发现到妹妹有意剑下留情，否则对方决不至于如此轻易就闪开，心中很是不悦，所以剑下更加了几分功力。

少年原也有一身绝技，只是他万万意料不到，对方少女，竟会有此超然武技；再者自己以礼造访，本无恶意，似不应贸然出手还招，有了这种心理，再加上花心怡安心取胜，自然他是非吃亏不可了。

心怡剑招再次展出，娇躯却如同狂风飘絮似的突然腾起，万斯同方以师门所授“迷踪七影”身法，向一旁闪躲，见状不禁一惊，他骤然忆起这种身形，正是师父一再告诫自己小心提防的招式，可是已经太晚了。

二十年前，紫蝶仙花蕾，在退隐本山五云步之前，就曾使过这套得意的“花心八剑”，在江湖上极具一时之威，很是威风，直至今日，一般老辈中人，尚能绘影绘形地把她这套诡异的剑法，在武林中传述着，所以万斯同一望即知。

他低呼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！请住手！不可……”

说着猛地向下一伏身子，背腕抽剑，可是他的剑还没抽出一半，一口冷气森然的剑刃，已压在他的右腕之上，同时心蕊在一边尖叫道：“姐姐——”

心怡抱剑入怀，右足向前一点，万斯同只闷哼了一声，“噗”地倒地不起！

心蕊持剑悲声道：“你杀……杀了他了？”

心怡一面还剑于鞘，冷冷地说道：“我才不杀他呢，我们把他交给母亲。”

她弯身看了看他，脸色微微发红地望着心蕊道：“现在你可以把他弄进去了！”

心蕊收了剑，伸一只玉手提了一下他的胳膊，玉面绯红地摇头说：“我怕……”又讷讷道：“我们一人提一只好吧？”

花心怡觉得不大对劲儿，可是除此也别无良策，她轻轻点了点头，姐妹二人，各伸一手，把倒卧在泥地里的万斯同提了起来，在接触到对方的臂肌时，二女俱不禁双颊如焚，她们互看了一眼，谁也没有说话，匆匆向门内行去。

在布置雅洁的一间书房里，万斯同被结实地绑在一张睡椅上，从头到脚，都为密密的丝绳缠得紧紧的，他背上的那口长剑，也被解下来搁在一边，虽然他已经被解开了穴道，可是他仍在昏迷之中。

花心蕊坐在一边，秀眉微蹙，以无限怜惜的目光看着他；心怡却来回地捏手走着，她对心蕊说：“我们不要在这里，离开他，让他一个人在这里。”

心蕊轻轻地道：“他会死的呀……还是……”

“还是怎么样？”心怡微微冷笑地盯望着她，说道，“妹妹！你真的把妈的话忘了么？”

提到了母亲，花心蕊不禁打了个冷战，她轻轻哼了一声，一面站起来道：“你倒真是妈的信徒！”

说着她就赌气出去了，心怡一个人发了一会儿愣，万斯同这时发出了轻微呻吟之声，她不禁往椅上向他膘了一眼，见对方剑眉紧皱，额上汗珠点点，似有无限痛苦，她的心蓦然软化了，一时真有些不知所措。

室外传来心蕊酸酸的声音：“你叫我出来，怎么自己留在里面？”

花心怡玉面一红，蓦地闪身而出，她望着妹妹说道：“我可

不像你……你别乱猜!”

心蕊撇了一下嘴，顺手自一边取过了一本书，心不在焉地翻着，可是她内心再也不如往日那么宁静了，那个一生之中，她首次看见的男人，竟是这么一个秀逸英俊的模样儿!

“他嘴唇上下怎么会生着一些短短的黑毛呢?哦!那是胡子，男人都有的……他膀子多粗啊!”

脑子里这么想着，由不住向心怡瞟了一眼，却见她闭着眼躺在椅子上，那微微合着的睫毛，不时地轻轻动着，忽然她跳起来，跑到一边把帘子放了下来。

“干什么?”心蕊问。

“小红鸟要来了。”心怡红着脸说，“它会发现有陌生人在此的。”

心蕊不禁掩口笑了，她伸了一下胳膊，道：“我以为你真那么狠心!原来你想得比我还周到呢。”

心怡薄嗔道：“你不要乱说，他死他活，我才不管呢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这么关心?”

“谁关心，我只怕妈妈发脾气……再说这个姓万的来此干什么，我们还应该问一问。”

天空传来一阵清晰的鸟鸣之声，那“呱呱”声音就像是乌鸦，可是比乌鸦还要刺耳得多。

花心蕊忙跑到了窗前，掀开帘子向天上挥着手道：“我们在这里，不要叫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”

可是小红鸟却低低飞临窗前，它鼓着血也似的红翅膀，把身子定在空中，口中仍然刺耳地鸣着，直到花心怡寒着脸走过来，它才算放心了，你看它像燕子似的斜着身子，在这座小楼上低飞掠过了一周，才向后岭鼓翅而去。

“真气人，这小东西被妈宠坏了!”花心怡一面卷起帘子，一

面说，“它越来越精了。”

心蕊扬了一下秀眉，冷笑道：“总有一天看我不宰了它，小奸细！”

室内传来了一阵低咳的声音，万斯同微带愤怒的声音道：“二位姑娘，这是为何？我万斯同并非这么好欺侮的，你们还不松开我？”

心蕊低头一笑，瞟着姐姐道：“这家伙醒了，怎么办呢？”

心怡冷哼了一声道：“就不松开他，看看他怎么办。”

“还不松开我？”

万斯同以更大的声音吼着，心怡微微冷笑不语，在发怒无效之后的万斯同，显然是变更策略了，他长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二位姑娘，请你们想一想，我们并无仇啊！”

心蕊忍不住“噗”地一笑，小声道：“软了！”

“我只是迷路谷中，向二位姑娘打探一位高人，为何平白无故如此对我，你们不觉得太失礼了么？”

心蕊正要开口，却为心怡止住，她冷冷地向室内道：“你莫非没有看见入谷处的戒碑么？”

“没有。”万斯同惊奇地道，“真的没有。姑娘，是什么戒碑？”

花心蕊小声说：“他没有看见呀！”

心怡白了她一眼，仍然冰冷地说道：“那么，我再问你，早晨骑马的那人可是你？”

“是……”万斯同叹了一口气，道，“姑娘，请松开我好不好？这样怎么好谈话呢？”

花心怡冷笑道：“姓万的，你在我们这五云步中窥东窥西，定非好人，还说什么迷路谷中，分明是花言巧语，哼，你可不要欺侮我姐妹不通人情世故！”

万斯同急道：“姑娘你错了，我实在是来此访人，迷路此谷

已非一日，前三日已发现二位姑娘隐居于此，本来早想拜访，但男女……唉！总之，我绝非是如同姑娘你所想之人。”

心蕊徐徐站起身来，小声道：“姐姐，他也怪可怜的，我们松开他就是了。”

心怡狠狠地瞪了她一眼，心蕊红着脸又坐了下来。

“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，我们才不能这么就相信他，如果我们一旦放开了他，可能他就……”心怡小声地附在心蕊的耳边这么说。

“大概不会吧！”心蕊的脸很红，她轻轻翻着眸子望着姐姐，“小红鸟也回去了，妈不会知道的。”

心怡轻轻叹了一口气，她多情地望着妹妹，相处了整整二十年，她第一次了解到心蕊的感情竟是如此的脆弱，她其实早就感觉到那个叫万斯同的人，并不是一个坏人，可是她总认为，对于男人，是不应该还以颜色的，现在她真后悔把万斯同擒回家，当时放他走也就算了。

“姐！我们松开他好吗？等雨停了，叫他走就是了。”

望着心蕊，她不由低低叹了一口气，轻轻道：“随便你吧，我不管。”

心蕊高兴得由椅上一跳而起，匆匆就向书房行去，在书房里，她看见那个叫万斯同的男人，正用那双充满了期待和惊异的目光盯着她，她只觉得全身一阵火热，当时就痴痴地呆住了。

“姑娘……你……”万斯同尴尬地说，“你能把我解开么？”

花心蕊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，慢慢走过去，伸出手来，轻轻把缠绕在他身上的丝绳解开，万斯同不禁面现喜色，他轻轻道：“谢谢姑娘！”

心蕊的目光，迟滞地在他的脸上凝视着，万斯同已翻身坐起，他活动了一下筋骨，微微汗颜地说道：“那位姑娘呢？你

们是……”

当然意味到了，对方那秋水似的眸子，仍然没有离开自己，他不禁感到有些不自在了，望着心蕊，他有些窘迫地笑了笑，花心蕊也笑了，她的目光，像观赏风景似的，从头把万斯同看到脚，又细细地看他的鞋，看他的衣裳，看他的头发和手……

万斯同窘极了，他低低地咳了一声，重复道：“谢谢姑娘……那位姑娘呢？”

“你先不要管。”心蕊笑着说，“我要你坐下来。”

万斯同点了点头，用手把衣服拉了拉，在一旁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，花心蕊好奇地问：“你真的是一个男人？”

万斯同不禁蓦地一惊，他眨了一下眼睛道：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

心蕊不好意思地低头笑了笑，她扬了一下嘴角，又问道：“我是问，你真的是一个男人？”

万斯同的脸上闪过了一层迷惘之色，他几乎有些哽塞住了，这时门帘掀处，花心怡寒着脸已走了进来：“小蕊！你不要乱说话。”

心蕊忸怩道：“没有呀！谁乱说了？我问他是不是男的，这也没有什么呀！”

心怡气得叹了一口气，脸红如火地瞟了万斯同一眼，万斯同正在尴尬地笑着，他向心怡欠身道：“令妹真会开玩笑……姑娘见笑了！”

心怡直觉心里通通直跳，也难怪，试想一下，第一次和陌生人说话，而对方又是个男的，她微微颌首回礼，不好意思地道：“方才愚姐妹太冒失了……尚请万兄不要介意才好！”

万斯同此刻近看这姐妹二人，愈觉得冰莹秀质，玉貌花娇，姐妹并上，宛如一双玉树，一颦一笑，一言一动，无不美若天

人，似此天香国色，万斯同真感为有生所仅见，他虽绝非轻薄孟浪之流，然好好色，恶恶臭乃人之本性，一任他口心相问，也不禁有些意态撩然！

他望着这一双姐妹，一时竟有些木然了。

花心怡淡淡一笑道：“万兄请坐。”一边用浅绿色玉盏倒了一杯竹尖凉茶，双手捧至万斯同座前，万斯同始愧然惊觉。

他双手接过杯子道：“谢谢姑娘。”

心怡这时面色忽冷，她徐徐道：“我姐妹因限于母亲家法，又避世过久，不便待客，万兄略歇息后，即请自便，愚姐妹不恭处，尚乞海涵！”

万斯同顿时心头一冷，不禁把先时一番遐思，打消了一个干净，当下苦笑了笑，欠身道：“姑娘如此说，就更显得我不对了！”

他说着把桌上茶杯端起饮了一口，遂起身道：“我这就告辞了，多谢姑娘赐饮之恩……”

心怡不禁愣了一下，这时万斯同已立身欲行，忽然心蕊招呼他道：“喂！你先别走呀！”

万斯同苦笑道：“姑娘，尚有何事吩咐？”

心蕊瞟了姐姐一眼，羞涩含笑道：“你不要慌呀！你看看你这身衣服，这么湿，你怎么走呀！再说，外面还在下雨，不妨再等一会。”

万斯同含笑道：“好自然好，只是我不便打扰！”

他说着看了心怡一眼，见对方一双明澈澄波双瞳，正自似有情又似无情地注视着自己，和近侧心蕊的嫣然笑影，映衬得愈有情趣，一时，他的心就再也硬不下去了。

心蕊嚬然一笑，薄嗔道：“叫你留下来，你留下就是了……等会儿雨停了你再走就是。”